

山東文藝出版社

红楼梦

四大名著经典汇评本

曹雪芹 高鹗 著

脂砚斋 评

下





红楼梦



●曹雪芹 高鹗 著 ●脂砚斋 评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四大名著经典汇评本

【下】

目 录

前 言/袁世硕		1
整理说明/袁世硕 伍 丁		1
脂评凡例/		1
第 一 回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	1
第 二 回	贾夫人仙逝扬州城 冷子兴演说荣国府	12
第 三 回	贾雨村夤缘复旧职 林黛玉抛父进京都	21
第 四 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芦僧乱判葫芦案	33
第 五 回	游幻境指迷十二钗 饮仙醪曲演红楼梦	41
第 六 回	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	52
第 七 回	送宫花贾琏戏熙凤 宴宁府宝玉会秦钟	61
第 八 回	比通灵金莺微露意 探宝钗黛玉半含酸	70
第 九 回	恋风流情友入家塾 起嫌疑顽童闹学堂	80
第 十 回	金寡妇贪利权受辱 张太医论病细穷源	87
第 十 一 回	庆寿辰宁府排家宴 见熙凤贾瑞起淫心	93
第 十 二 回	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	99
第 十 三 回	秦可卿死封龙禁尉 王熙凤协理宁国府	105
第 十 四 回	林如海捐馆扬州城 贾宝玉路谒北静王	112
第 十 五 回	王凤姐弄权铁槛寺 秦鲸卿得趣馒头庵	119
第 十 六 回	贾元春才选凤藻宫 秦鲸卿夭逝黄泉路	126
第 十 七 回	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怡红院迷路探深幽	136
第 十 八 回	庆元宵贾元春省亲 助情人林黛玉传诗	146
第 十 九 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语 意绵绵静日玉生香	157
第 二 十 回	王熙凤正言弹妒意 林黛玉俏语谑娇音	169
第 二 十 一 回	贤袭人娇嗔箴宝玉 俏平儿软语教贾琏	176
第 二 十 二 回	听曲文宝玉悟禅机 制灯谜贾政悲谶语	185
第 二 十 三 回	西厢记妙词通戏语 牡丹亭艳曲警芳心	195
第 二 十 四 回	醉金刚轻财尚义侠 痴女儿遗帕惹相思	202

目 录

2

第二十五回	庵魔法姊弟逢五鬼	红楼梦通灵遇双真	212
第二十六回	蜂腰桥设言传心事	潇湘馆春困发幽情	222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杨妃戏彩蝶	埋香冢飞燕泣残红	231
第二十八回	蒋玉菡情赠茜香罗	薛宝钗羞笼红麝串	239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还祷福	痴情女情重愈斟情	249
第三十回	宝钗借扇机带双敲	龄官划蔷痴及局外	257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双星	263
第三十二回	诉肺腑心迷活宝玉	含耻辱情烈死金钏	270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动唇舌	不肖种种大承笞撻	276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	281
第三十五回	白玉钏亲尝莲叶羹	黄金莺巧结梅花络	288
第三十六回	绣鸳鸯梦兆绛芸轩	识分定情悟梨香院	296
第三十七回	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	303
第三十八回	林潇湘魁夺菊花诗	薛蘅芜讽和螃蟹咏	313
第三十九回	村老嫗是信口开河	痴情子偏寻根究底	320
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金鸳鸯三宣牙牌令	326
第四十一回	栊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红院劫遇母蝗虫	335
第四十二回	蘅芜君兰言解疑癖	潇湘子雅谑补余香	342
第四十三回	闲取乐偶攒金庆寿	不了情暂撮土为香	350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357
第四十五回	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364
第四十六回	尴尬人难免尴尬事	鸳鸯女誓绝鸳鸯偶	372
第四十七回	呆霸王调情遭毒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	380
第四十八回	滥情人情误思游艺	慕雅女雅集苦吟诗	387
第四十九回	白雪红梅园林佳景	割腥啖膻围闹野趣	394
第五十回	芦雪庵争联即景诗	暖香坞雅制春灯谜	402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编怀古诗	胡庸医乱用虎狼药	411
第五十二回	俏平儿情掩虾须镯	勇晴雯病补雀金裘	419

目 录

3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宴	427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陈腐旧套	王熙凤效戏彩斑衣	435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443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451
第五十七回	慧紫鹃情辞试忙玉	慈姨妈爱语慰痴颦	459
第五十八回	杏子阴假凤泣虚凰	茜纱窗真情揆痴理	469
第五十九回	柳叶渚边嗔莺咤燕	绛芸轩里召将飞符	476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蔷薇硝	玫瑰露引来茯苓霜	481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宝玉情赃	判冤决狱平儿徇私	488
第六十二回	憨湘云醉眠芍药裯	呆香菱情解石榴裙	494
第六十三回	寿怡红群芳开夜宴	死金丹独艳理亲丧	505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题五美吟	浪荡子情遗九龙珮	516
第六十五回	贾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二郎	525
第六十六回	情小妹耻情归地府	冷二郎一冷入空门	532
第六十七回	愧土物颦卿思故里	讯家童凤姐蓄阴谋	537
第六十八回	苦尤娘赚入大观园	酸凤姐闹翻宁国府	548
第六十九回	弄小巧用借剑杀人	觉大限吞生金自逝	555
第七十回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史湘云偶填柳絮词	562
第七十一回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鸳鸯女无意遇鸳鸯	569
第七十二回	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秦旺妇倚势霸成亲	578
第七十三回	痴丫丫头误拾绣春囊	懦小姐不问累金凤	585
第七十四回	惑奸谗抄检大观园	矢孤介杜绝宁国府	593
第七十五回	开夜宴异兆发悲音	赏中秋新词得佳谶	604
第七十六回	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	613
第七十七回	俏丫鬟抱屈天风流	美优伶新情归水月	621
第七十八回	老学士闲征婉孌词	痴公子杜撰芙蓉诔	631
第七十九回	薛文起悔娶河东狮	贾迎春误嫁中山狼	642
第八十回	懦弱迎春肠回九曲	嫉妒香菱病入膏肓	647

目 录

4

第八十一回	占旺相四美钓游鱼	奉严词两番入家塾	654
第八十二回	老学究讲义警顽心	病潇湘痴魂惊恶梦	660
第八十三回	省宫闱贾元妃染恙	闹闺闼薛宝钗吞声	668
第八十四回	试文字宝玉始提亲	探惊风贾环重结怨	675
第八十五回	贾存周报升郎中任	薛文起复惹放流刑	682
第八十六回	受私贿老官翻案牍	寄闲情淑女解琴书	690
第八十七回	感秋深抚琴悲往事	坐禅寂走火入邪魔	696
第八十八回	博庭欢宝玉赞孤儿	正家法贾珍鞭悍仆	703
第八十九回	人亡物在公子填词	蛇影杯弓颦卿绝粒	709
第九十回	失绵衣贫女耐嗟嘈	送果品小郎惊巨石	715
第九十一回	纵淫心宝蟾工设计	布疑阵宝玉妄谈禅	721
第九十二回	评女传巧姐慕贤良	玩母珠贾政参聚散	726
第九十三回	甄家仆投靠贾家门	水月庵掀翻风月案	733
第九十四回	宴海棠贾母赏花妖	失宝玉通灵知奇祸	739
第九十五回	因讹成实元妃薨逝	以假混真宝玉疯颠	747
第九十六回	瞒消息凤姐设奇谋	泄机关颦儿迷本性	753
第九十七回	林黛玉焚稿断痴情	薛宝钗出阁成大礼	759
第九十八回	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	768
第九十九回	守官箴恶奴同破例	阅邸报老舅自担惊	774
第一〇〇回	破好事香菱结深恨	悲远嫁宝玉感离情	780
第一〇一回	大观园月夜感幽魂	散花寺神签惊异兆	785
第一〇二回	宁国府骨肉病灾祸	大观园符水驱妖孽	792
第一〇三回	施毒计金桂自焚身	昧真禅雨村空遇旧	797
第一〇四回	醉金刚小鳊生大浪	痴公子余痛触前情	803
第一〇五回	锦衣军查抄宁国府	驸马使弹劾平安州	809
第一〇六回	王熙凤致祸抱羞惭	贾太君祷天消祸患	814
第一〇七回	散余资贾母明大义	复世职政老沐天恩	819

目 录

5

第一〇八回	强欢笑蘅芜庆生辰	死缠绵潇湘闻鬼哭	825
第一〇九回	候芳魂五儿承错爱	还孽债迎女返真元	831
第一一〇回	史太君寿终归地府	王凤姐力诎失人心	839
第一一一回	鸳鸯女殉主登太虚	狗彘奴欺天招伙盗	845
第一一二回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僻仇赵妻赴冥曹	852
第一一三回	忏宿冤凤姐托村姬	释旧憾情婢感痴郎	859
第一一四回	王熙凤历幻返金陵	甄应嘉蒙恩还玉阙	865
第一一五回	惑偏私惜春失素志	证同类宝玉失相知	870
第一一六回	得通灵幻境悟仙缘	送慈枢故乡全孝道	877
第一一七回	阻超凡佳人双护玉	欣聚党恶子独承家	884
第一一八回	记微嫌舅兄欺弱女	惊谜语妻妾谏痴人	891
第一一九回	中乡魁宝玉却尘缘	沐皇恩贾家延世泽	898
第一二〇回	甄士隐详说太虚情	贾雨村归结红楼梦	907

第五十五回

辱亲女愚妾争闲气
欺幼主刁奴蓄险心

【戚序回前】此回接上文，恰似黄钟大吕后转出羽调商声，别有清凉滋味。

【戚序回后】噫，事亦难矣哉！探春以姑娘之尊，以贾母之爱，以王夫人之付托，以凤姐之未谢事，暂代数月，而奸奴蜂起，内外欺侮，錙铢小事突动风波，不亦难乎？以凤姐之聪明，以凤姐之才力，以凤姐之权术，以凤姐之贵宠，以凤姐之日夜焦劳，百般弥缝，犹不免骑虎难下，为移祸东吴之计，不亦难乎？况聪明才力不及凤姐，权术贵宠不及凤姐，焦劳弥缝不及凤姐；又无贾母之爱，姑娘之尊，太太之付托，而欲左支右吾撑前达后，不更难乎？士方有志作一番事业，每读至此，不禁为之投书以起，三复流连而欲泣也。

且说元宵已过，只因当今以孝治天下，目下宫中有一位太妃欠安，故各嫔妃皆为之减膳谢妆，不独不能省亲，亦且将宴乐俱免。故荣府今岁元宵亦无灯谜之集。

刚将年事忙过，凤姐儿便小月了，在家一月，不能理事，天天两三个太医用药。凤姐儿自恃强壮，虽不出门，然筹画计算，想起什么事来，便命平儿去回王夫人，任人谏劝他只不听。王夫人便觉失了膀臂，一人能有多大的精神？凡有了大事，自己主张；将家中琐碎之事，一应都暂令李纨协理。李纨是个尚德不尚才的，未免逞纵了下人。王夫人便命探春合同李纨裁处，只说过了一月，凤姐将息好了，仍交与他。谁知凤姐禀赋气血不足，兼年幼不知保养，平生争强斗智，心力更亏，故虽系小月，竟着实亏虚下来，一月之后，复添了下红之症。他虽不肯说出来，众人看他面目黄瘦，便知失于调养。王夫人只令他好生服药调养，不令他操心。他自己也怕成了太症，遗笑于人，便想偷空调养，恨不得一时复旧如常。谁知一直服药调养到八九月间，才渐渐的起复过来，下红也渐渐止了。此是后话。

如今且说目今王夫人见他如此，探春与李纨暂难谢事。园中人多，又恐失于照管，因又特请了宝钗来，托他各处小心：“老婆子们不中用，得空儿吃酒斗牌，白日里睡觉，夜里斗牌，我都知道的。凤丫头在外头，他们还有个惧怕，如今他们又该取便了。好孩子，你还是个妥当的人，你兄弟、妹妹

们又小，我又没工夫，你替我辛苦两天，照看照看。凡有想不到的事，你来告诉我，别等老太太问出来，我没话回。那些人不好了，你只管说；他们不听，你来回我，别弄出大事来才好。”宝钗听说，只得答应了。

时届孟春，黛玉又犯了嗽疾。湘云亦因时气所感，亦卧病于蘅芜苑。一天医药不断，探春同李纨相往间隔。二人近日同事，不比往年，来往回话人等亦不便，故二人议定：每日早晨皆到园门口南边的三间小花厅上去会齐办事，吃过早饭午错方回房。这三间厅原系预备省亲之时众执事，太監起坐之处，故省亲之后也用不着了，每日只有婆子们上夜。如今天已和暖，不用十分修饰，只不过略略的铺陈了，便可他二人起坐。这厅上也有一幅，题着“辅仁谕德”四字，家下俗呼皆只叫“议事厅儿”。如今他二人每日卯正至此，午正方散。凡一应执事媳妇等来往回话者，络绎不绝。

众人先听见李纨独办，各各心中暗喜，以为李纨素日原是个厚道多恩无罚的，自然比凤姐儿好搪塞。便添了一个探春，也都想着不过是个未出闺阁的年轻小姐，且素日也最平和恬淡，因此都不在意。（康熙）这见小姐身份低，而凤未出阁，想亦如此。比凤姐儿前更懈怠了许多。只三四日后，几件事过手，渐觉探春精细处不让凤姐，只不过是言语安静，性情和顺而已。可巧连日有王、公、侯、伯世袭官员十几处，皆系荣、宁非亲即友或世交之家，或有升迁，或有黜降，或有婚丧红白等事，王夫人贺吊迎送应酬不暇，前边更无人。他二人便一日皆在厅上起坐。宝钗便一日在上房监察，至王夫人回方散。每于夜间针线暇时，临寝之先，坐了小轿带领园中上夜人等各处巡察一次。他三人如此一理，更觉比凤姐儿当差时倒更谨慎了些。因而里外下人都暗中抱怨说：“刚刚的倒了一个‘巡海夜叉’，又添了三个‘镇山太岁’，越性连夜里偷着吃酒顽的工夫都没了。”

这日王夫人正是往鄞多侯府去赴席，李纨与探春早已梳洗，伺候出门去后，回至厅上坐了。刚吃茶时，只见吴新登的媳妇进来说：“赵姨娘的兄弟赵国基昨日死了。昨日回过太太，太太说知道，叫回姑娘、奶奶来。”说毕，便垂手旁侍，再不言语。彼时来回话者不少，都打听他二人办事如何：若办得妥当，大家则安个畏惧之心；若少有嫌隙不当之处，不但不畏伏，出二门还要编出许多笑话来取笑。吴新登的媳妇心中已有主意，若是凤姐前，他便早已献勤说出许多主意，又查出许多旧例来任凤姐儿拣择施行。（康熙）可通融有才干，亦必有羽翼方可。如今他藐视李纨老实，探春是年轻的姑娘，所以只说出这一句话来，试他二人有何主见。探春便问李纨。李纨想了一想，便道：“前儿袭人的妈死了，听见说赏银四十两。这也赏他四十两罢了。”吴新登家的听了，忙答应了“是”，接了对牌就走。探春道：“你且回来。”吴新登家的只得回来。探春道：“你且别支银子，我且问你：那几年老太太屋里的几位老姨奶奶，也有家里的也有外头的这两个分别。家里的若死了人是赏多少，外头的死了人是赏多少，你且说两个我们听听。”一问，吴新登家的

便都忘了，忙陪笑回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事，赏多少谁还敢争不成？”探春笑道：“这话胡闹。依我说，赏一百倒好。若不按例，别说你们笑话，明儿也难见你二奶奶。”吴新登家的笑道：“既这么说，我查旧账去，此时却记不得。”探春笑道：“你办事办老了的，还记不得，倒来难我们。你素日回你二奶奶，也现查去？若有这道理，凤姐还不算利害，也就是算宽厚了！还不快找了来我瞧。再迟一口，不说你们粗心，反像我们没主意了。”吴新登家的满面通红，忙转身出来。众媳妇们都伸舌头。这里又回别的事。

一时，吴新登家的取了旧账来。探春接过来看时，上面有两个家里的赏过皆二十两，两个外头的皆赏过四十两，外还有两个外头的，一个赏过一百两，一个赏过六十两。这两笔底下皆有原故：一个是隔省迁父母之柩，外赏六十两；一个是现买葬地，外赏二十两。探春便递与李纨看了。探春便说：“给他二十两银子。把这账留下，我们细看看。”吴新登家的去了。

忽见赵姨娘进来，李纨、探春忙让坐。赵姨娘开口便说道：“这屋里的人都踩下我的头去还罢了，姑娘你也想一想，该替我出气才是。”一面说，一面眼泪鼻涕哭起来。探春忙道：“姨娘这话说谁？我竟不解。谁踩姨娘的头？说出来我替姨娘出气。”赵姨娘道：“姑娘现踩我，我告诉谁！”探春听说，忙站起来，说道：“我并不敢。”李纨也站起来劝。赵姨娘道：“你们请坐下，听我说。我这屋里熬油似的熬了这么大年纪，又有你和你兄弟，这会子连袭人都不如了，我还有什么脸？连你也没脸面，别说我了！”探春笑道：“原来为这个。我说我并不敢犯法违理。”一面便坐了，拿账翻与赵姨娘看，又念与他听，又说道：“这是祖宗手里旧规矩，人人都依着，偏我改了不成？也不但袭人，将来环儿收了外头的，自然也是同袭人一样。这原不是什么争大争小的事，讲不到有脸没脸的话上。他是太太的奴才，我是按着旧规矩办。说办的好，领祖宗的恩典，太太的恩典；若说办的不均，那是他糊涂不知福，也只好凭他抱怨去。太太连房子赏了人，我有什么有脸之处；一文不赏，我也没什么没脸之处。依我说，太太不在家，姨娘安静些养神罢了，何苦只要操心。太太满心疼我，因姨娘每每生事，几次寒心。我但凡是个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太太满心里都知道。如今因看重我，才叫我照管家务，还没有做一件好事，姨娘倒先来作践我。倘或太太知道了，怕我为难不叫我管，那才正经没脸，连姨娘也真没脸！”一面说，一面不禁滚下泪来。赵姨娘没了别话答对，便说道：“太太疼你，你越发拉扯拉扯我们。你只顾讨太太的疼，就把我们忘了。”探春道：“我怎么忘了？叫我怎么拉扯？这也问你们各人，那一个主子不疼出力得用的人？那一个好人用人拉扯的？”李纨在旁只管劝道：“姨娘别生气。也怨不得姑娘，他满心里要拉扯的心，口里怎么说的出来。”探春忙道：“这大嫂子也糊涂了。我拉扯谁？谁家姑娘们拉扯奴才了？他们的好歹，自然你们该知道，与我什么相

干。”赵姨娘气的问道：“谁叫你拉扯别人去了？你不当家我也不来问你。你如今现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如今你舅舅死了，你多给了二三十两银子，难道太太就不依你？分明太太是好太太，都是你们尖酸刻薄，可惜太太有恩无处使。姑娘放心，这也使不着你的银子。明儿等出了阁，我还想你额外照看赵家呢。如今没有长羽毛，就忘了根本，只拣高枝儿飞去了！”探春没听完，已气的脸白气噎，抽抽咽咽的一面哭，一面问道：“谁是我舅舅？我舅舅年下才升了九省检点，那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我倒素习按理尊敬，越发敬出这些亲戚来了。既这么说，环儿出去，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又跟他上学？为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何苦来，谁不知道我是姨娘养的，必要过两三个月寻出由头来，彻底来翻腾一阵，生怕人不知道，故意的表白表白。也不知谁给谁没脸？幸亏我还明白，但凡糊涂不知理的，早急了。”李纨急的只管劝，赵姨娘只管还唠叨。

忽听有人说：“二奶奶打发平姑娘说话来了。”赵姨娘听说，方把口止住。只见平儿进来，赵姨娘忙陪笑让坐，又忙问：“你奶奶好些？我正要瞧去，就只得空儿。”李纨见平儿进来，因问他来做什么。平儿笑道：“奶奶说，赵姨奶奶的兄弟没了，恐怕奶奶和姑娘不知有旧例，着照常例，只得二十两。如今请姑娘裁夺着，再添些也使得。”探春早已拭去泪痕，忙说道：“又好好的添什么，谁又是二十四个月养下来的？不然也是那出兵放马背着主子逃出命来过的人不成？你主子真个倒巧，叫我开了例，他做好人，拿着太太不心疼的钱，乐的做人情。你告诉他，我不敢添减，混出主意。他添他施恩，等他好了出来，爱怎么添去。”平儿一来时已明白了对半，今听这一番话，越发会意，见探春有怒色，使不敢以往日喜乐之时相待，只一边垂手默侍。

时值宝钗也从上房中来，探春等忙起身让坐。未及开言，又有一个媳妇进来回事。因探春才哭了，便有三四个小丫鬟捧了沐盆，巾帕，靛镜等物来。此时探春因盘膝坐在矮板榻上，那捧盆的丫鬟走至跟前，便双膝跪下，高捧沐盆；那两个小丫鬟，也都在旁屈膝捧着巾帕并靛镜脂粉之饰。平儿见侍书不在这里，便忙上来与探春挽袖卸镯，又接过一条大手巾来，将探春面前衣襟掩了。探春方伸手向面盆中盥沐。那媳妇便回道：“回奶奶，姑娘，家学里支环爷和兰哥儿的一年公费。”平儿先道：“你忙什么！你睁着眼看见姑娘洗脸，你不出去伺候着，先说话来，二奶奶跟前，你也这么没眼色来着？姑娘虽然恩宽，我去回了二奶奶，只说你们眼里都没姑娘，你们都吃了亏可别怨我。”唬的那个媳妇忙陪笑道：“我粗心了。”一面说，一面忙退出去。

探春一面匀脸，一面向平儿冷笑道：“你迟了一步，还有可笑的：连吴姐姐这么个办老了事的，也不查清楚了，就来混我们。幸亏我们问他，他竟有脸说忘了。我说他问你主子事也忘了再查去？我料着你那主子未必有耐性

儿等他去查。”平儿忙笑道：“他有这一次，管包腿上的筋早折了两根。姑娘别信他们。那是他们瞅着大奶奶是个菩萨，姑娘又是个腼腆小姐，固然是托懒来混。”说着，又向门外说道：“你们只管撒野，等奶奶大安了，咱们再说。”门外的众媳妇都笑道：“姑娘，你是个最明白的人，俗语说，‘一人作罪一人当’，我们并不敢欺蔽小姐。如今小姐是娇客，若认真惹恼了，死无葬身之地。”平儿冷笑道：“你们明白就好了。”又陪笑向探春道：“姑娘知道二奶奶本来事多，那里照看的这些，保不住不忽略。俗语说，‘旁观者清’，这几年姑娘冷眼看着，或有该添该减的去处二奶奶没行到，姑娘竟一添减，头一件于太太的事有益，第二件也不枉姑娘待我们奶奶的情义了。”话未说完，宝钗、李纨皆笑道：“好丫头，真怨不得凤丫头偏疼他！本来无可添减的事，如今听你一说，倒要找出两件来斟酌斟酌，不辜负你这话。”探春笑道：“我一肚子气，没人煞性子，正要拿他奶奶出气去，偏他碰了来，说了这些话，叫我也没了主意了。”一面说，一面叫进方才那媳妇来问：“环爷和兰哥儿家学里这一年的银子，是做那一项用的？”那媳妇便回说：“一年学里吃点心或者买纸笔，每位有八两银子的使用。”探春道：“凡爷们的使用，都各屋领了月钱的。环哥的是姨娘领二两，宝玉的是老太太屋里袭人领二两，兰哥儿的是大奶奶屋里领。怎么学里每人又多这八两？原来上学去的是为这八两银子！从今儿起，把这一项蠲了。平儿，回去告诉你奶奶，就说我的话，把这一条务必免了。”平儿笑道：“早就该免。旧年奶奶原说要免的，因年下忙，就忘了。”那个媳妇只得答应着去了。就有大观园中媳妇捧了饭盒来。

侍书、素云早已抬过一张小饭桌来，平儿也忙着上菜。探春笑道：“你说完了话干你的去罢，在这里忙什么。”平儿笑道：“我原没事的。二奶奶打发我来，一则说话，二则恐这里人不方便，原是叫我帮着妹妹们伏侍奶奶、姑娘的。”探春因问：“宝姑娘的饭怎么不端来一处吃？”丫鬟们听说，忙出至檐外命媳妇去说：“宝姑娘如今在厅上一处吃，叫他们把饭送了过来。”探春听说，便高声说道：“你别混支使人！那都是办大事的管家娘子们，你们支使他要饭要茶的，连个高低都不知道！平儿这里站着做什么，你叫他去。”

平儿忙答应了一声出来。那些媳妇们都忙悄悄的拉住笑道：“那里用姑娘去叫，我们已有人叫去了。”一面说，一面用手帕掸石矾上说：“姑娘站了半天乏了，这太阳影里且歇歇。”平儿便坐下。又有茶房里的两个婆子拿了个坐褥铺下，说：“石头冷，这是极干净的，姑娘将就坐一坐儿罢。”平儿忙陪笑道：“多谢。”一个又捧了一碗精致新茶出来，也悄悄笑说：“这不是我们的常用茶，原是伺候姑娘们的，姑娘且润一润罢。”平儿忙欠身接了，因指众媳妇悄悄说道：“你们太闹的不像了。他是个姑娘家，不肯发威动怒，这是他尊重，你们就藐视欺负他。果然招他动了大气，不过说他个粗糙就完

了，你们就现吃不了的亏。他撒个娇儿，太太也得让他一二分。二奶奶也不敢怎样。你们就这么大胆子小看他，可是鸡蛋往石头上碰。”众人都忙道：“我们何尝敢大胆了，都是赵姨奶奶闹的。”平儿也悄悄的说：“罢了，好奶奶们，‘墙倒众人推’，那赵姨奶奶原有些倒三不着两，有了事都就赖他。你们素日那眼里没人，心术利害，我这几年难道还不知道？二奶奶若是略差一点儿的，早被你们这些奶奶治倒了。饶这么着，得一点空儿还要难他一难，好几次没落了你们的口声。众人都道他利害，你们都怕他，惟我知道他心里也就不算不怕你们呢。前儿我们还议论到这里，再不能依头顺尾，必有两场气生。那三姑娘虽是个姑娘，你们都横看了他，二奶奶这些大姑子、小姑子里头，也就只单畏他五分。你们这会子倒不把他放在眼里了。”

正说着，只见秋纹走来。众媳妇忙赶着问好，又说：“姑娘也且歇一歇，里头摆饭呢，等撤下饭桌子，再回话去。”秋纹笑道：“我比不得你们，我那里等得。”说着便直要上厅去。平儿忙叫：“快回来。”秋纹回头见了平儿，笑道：“你又在这里充什么外围的防护？”一面回身便坐在平儿褥上。平儿情问：“回什么？”秋纹道：“同一问宝玉的月银，我们的月钱多早晚才领。”平儿道：“这什么大事。你快回去告诉袭人，就说我的话，凭有什么事今儿都别回。若回一件，管驳一件；回一百件，管驳一百件。”秋纹听了，忙问：“这是为什么了？”平儿与众媳妇等都忙告诉他原故，又说：“正要找几件利害事与有体面的人开例作筏子，镇压与众人作榜样呢。何苦你们先来碰在这口子上。你这一去说了，他们若拿你们也作一二件榜样，又碍着老太太，太太；若不拿着你们作一二件，人家又说偏一个问一个，仗着老太太，太太威势的就怕，也不敢动，只拿着软的作鼻子头。你听听罢，二奶奶的事他还要驳两件，才压的众人口声呢。”秋纹听了，伸舌笑道：“幸而平姐姐在这里，没的臊一鼻子灰。我赶早知会他们去。”说着，便起身走了。

接着宝钗的饭至，平儿忙进来伏侍。那时赵姨娘已去，三人在板床上吃饭。宝钗面南，探春面西，李纨面东。众媳妇皆在廊下静候。里头只有他们紧跟常侍的丫鬓伺候。别人一概不敢擅入。这些媳妇们都悄悄的议论说：“大家省事罢，别安着没良心的主意。连吴大娘才都讨了没意思，咱们又是什么有脸的。”他们一边悄议，等饭完回事。只觉里面鸦雀无声，并不闻碗箸之声。一时只见一个丫鬓将帘栊高揭，又有两个将桌抬出。茶房内早有三个丫头捧着三沐盆水，见饭桌已出，三人便进去了。一回又捧出沐盆并漱盂来，方有侍书、素云、莺儿三个，每人用茶盘捧了三盂碗茶进去。一时等他三个出来，侍书命小丫头子：“好生伺候着，我们吃饭来换你们，别又偷坐着去。”众媳妇们方慢慢的一个一个的安分回事，不敢如先前轻慢疏忽了。

探春气方渐平，因问平儿道：“我有一件大事，早要和你奶奶商议，如今可巧想起来。你吃了饭快来。宝姑娘也在这里，咱们四个人商议了，再细细问你奶奶可行可止。”平儿答应回去。

凤姐因问为何去这一日，平儿便笑着将方才的原故细细说与他听。凤姐儿笑道：“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他不错。只可惜他命薄，没托生在太太肚里。”平儿笑道：“奶奶也说糊涂话了。他便不是太太养的，难道谁敢小看他，不与别的一样看了？”凤姐儿叹道：“你那里知道，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殊不知别说庶出，便是我们的丫头，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将来不知那个没造化的挑庶正误了事呢，也不知那个有造化的不挑庶正的得了去。”说着，又向平儿笑道：“你知道，我这几年生了多少省俭的法子，一家子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我如今也是骑上老虎了。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凡百大小事仍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不及先时。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也受委屈，家下人也抱怨刻薄；若不趁早儿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就都赔尽了。”平儿道：“可不是这话！将来还有三四位姑娘，还有两三个小爷，一位老太太，这几件大事未完呢。”凤姐儿笑道：“我也虑到这里，倒也够了；宝玉和林妹妹他两个一娶一嫁，可以使不着官中的钱，老太太自有梯己拿出来。四姑娘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剩了三四个，满破着每人花上一万银子。环哥娶亲有限，花上三千两银子，不拘那里省一抿子也就够了。老太太事出来，一应都是全了的，不过零星杂项，便费也满破三五千两银子。如今再俭省些，陆续也就够了。只怕如今平空又生出一两件事来，可就了不得了。——咱们且别虑后事，你且吃了饭，快听他商议什么。这正碰了我的机会，我正愁没个膀臂。虽有个宝玉，他又不是这里头的货，纵收伏了他也不中用。大奶奶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亦且不是这屋里的人。四姑娘小呢。兰小子更小。环儿更是个燎毛的小冻猫子，只等有热灶火坑让他钻去罢。真真一个娘肚子里跑出这个天悬地隔的两个人来，我想到这里就不伏。再者林丫头和宝姑娘他两个倒好，偏又都是亲戚，又不好管咱家务事。况且一个是美人灯儿，风吹吹就坏了；一个是拿定了主意，‘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也难十分去问他。倒只剩了三姑娘一个，心里嘴里都也来的，又是咱家的正人，太太又疼他，虽然面上淡淡的，皆因是赵姨娘那老东西闹的，心里却是和宝玉一样呢。比不得环儿，实在令人难疼。要依我的性早撵出去了。如今他既有这主意，正该和他协同，大家做个膀臂。（己卯）阿凤有才处全在择人，收拢膀臂羽翼，并非一味倚才自恃者：可知这方是太太。我也不孤不独了。按正理，天理良心上论，咱们有他这个人帮着，咱们也省些心，于太太的事也有些益。若按私心藏奸上论，我也太行毒了，也该抽头退步。回头看了看，再要穷追苦克，人恨极了，暗地里笑里藏刀，咱们两个才四个眼睛两个心，一时不防，倒弄坏了。趁着紧溜之中，他出头一料理，众人就把往日咱们的恨暂可解了。还有一件，我虽知你



极明白，恐怕你心里挽不过来，如今嘱咐你：他虽是姑娘家，心里却事事明白，不过是言语谨慎；他又比我识字，更利害一层了。如今俗语‘擒贼必先擒王’，他如今要作筏开端，一定是先拿我开端，倘或他要驳我的事，你可别分辩，你只越恭敬，越说驳的是才好。千万别想着怕我没脸，和他一犟就不好了。”平儿不等说完，便笑道：“你太把人看糊涂了。我才已经行在先，这会子又反嘱咐我。”凤姐儿笑道：“我是恐怕你心里眼里只有了我，一概没有别人之故，不得不嘱咐。既已行在先，更比我明白了。你又急了，满口里‘你’、‘我’起来。”平儿道：“偏说‘你’！你不依，这不是嘴巴子，再打一顿。难道这脸上还没尝过的不成！”凤姐儿笑道：“你这小蹄子，要掂多少过子才罢。看我病的这样，还来怄我。过来坐下，横竖没人来，咱们一处吃饭是正经。”

说着，丰儿等三四个小丫头子进来放小炕桌。凤姐只吃燕窝粥，两碟子精致小菜，每日分例菜已暂减去。丰儿便将平儿的四样分例菜端至桌上，与平儿盛了饭来。平儿屈一膝于炕沿之上，半身犹立于炕下，陪着凤姐儿吃了饭，（已即）凤姐之才，又在能买通人心。伏侍漱盥。漱毕，嘱咐了丰儿些话，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人已散出。要知端的，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敏探春兴利除宿弊
识宝钗小惠全大体

【戚序回前】叙入梦景极迷离，却极分明，牛鬼蛇神不犯笔端，全从至情至理中写出：《齐谐》莫能载也。

【戚序回后】探春看得透，拿得定，说得出口，办得来，是有才干者，故赠以“敏”字。宝钗认的真，用的当，责的专，待的厚，是善知人者，故赠以“识”字。敏与识合，何事不济？

叙国事极板重，却极活泼，营心孔方，带以图记，芳形案牘，不费呻吟，高人焉肯以书香混于铜臭也哉！

话说平儿陪着凤姐儿吃了饭，伏侍盥漱毕，方往探春处来。只见院中寂静，只有丫鬟、婆子诸内壶近人在窗外听候。

平儿进入厅中，他姊妹三人正议论些家务，说的便是年内赖大家请吃酒他家花园中事故。见他来了，探春便命他脚踏上坐了，因说道：“我想的事不为别的，因想着我们一月有二两月银外，丫头们又另有月钱。前儿又有人回，要我们一月所用的头油脂粉，每人又是二两。这又同才刚学里的八两一样，重重叠叠，事虽小，钱有限，看起来也不妥当。你奶奶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平儿笑道：“这有个原故：姑娘们所用的这些东西，自然是该有分例。每月买办买了，令女人们各房交与我们收管，不过预备姑娘们使用就罢了，没有一个我们天天各人拿钱找人买头油又是脂粉去的理。所以外头买办总领了去，按月使女人按房交与我们的。姑娘们的每月这二两，原不是为买这些的，原为的是一时当家的奶奶、太太或不在家，或不得闲，姑娘们偶然一时可巧要几个钱使，省得找人去。这原是恐怕姑娘们受委屈，可知这个钱并不是买这个才有的。如今我冷眼看着，各房里的姑娘，各门的姊妹都是现拿钱买这些东西的，竟有一半。我就疑惑，不是买办脱了空，迟些日子，就是买的不是正经货，弄些使不得的东西来搪塞。”探春、李纨都笑道：“你也留心看出来了。脱空是没有的，也不敢，只是迟些日子；催急了，不知那里弄些来，不过是个名儿，其实使不得，依然得现买。就用这二两银子，另叫别人的奶妈子的或是弟兄、哥哥的儿子买了来才使得。若使了官中的人，依然是那一样的。不知他们是什么法子，是铺子里坏了不要的，他们都弄了来，单预备给我们？”平儿笑道：“买办买的是那样的，他买了好的来，买办岂肯和他善开交，又说他使坏心要夺这买办了。所以他们也只得如此，宁可得罪了

里头，不肯得罪了外头办事的人。姑娘们只能可使奶妈妈们，他们也就不敢闲话了。”探春道：“因此我心中不自在。钱费两起，东西又白丢一半，通算起来，反费了两折子，不如竟把买办的每月捆了为是。此是一件事。第二件，年里往赖大家去，你也去的，你看他那小园子比咱们这个如何？”平儿笑道：“还没有咱们这一半大，树木花草也少多了。”探春道：“我因和他家女儿说闲话儿，谁知那么个园子，除他们带的花，吃的笋、菜、鱼、虾之外，一年还有人包了去，年终足有二百两银子剩。从那日我才知道，一个破荷叶，一根枯草根子，都是值钱的。”

宝钗笑道：“真真膏粱纨裤之谈。虽是千金小姐，原不知这事，但你们都念过书识字的，竟没看见朱夫子有一篇《不自弃》之文不成？”探春笑道：“虽看过，那不过是勉人自励，虚比浮词，那里都真有的？”宝钗道：“朱子都有虚比浮词？那句句都是有的。你才办了两天时事，就利欲熏心，把朱子都看虚浮了。你再出去见了那些利弊大事，越发把孔子也看虚了！”探春笑道：“你这样一个通人，竟没看见子书？当日《姬子》有云：‘登利禄之场，处运筹之界者，窃尧、舜之词，背孔、孟之道。’”宝钗笑道：“底下一句呢？”探春笑道：“如今只断章取意，念出底下一句，我自己骂我自己不成？”宝钗道：“天下没有不可用的东西；既可用，便值钱。难为你是个聪敏人，这些正事大事目事竟没经历，如今可惜迟了。”〔己卯〕反点题，文法中又一变体也。李纨笑道：“叫了人家来，不说正事，且你们对讲学问。”宝钗道：“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督，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三人只是取笑之谈，说了笑了一回，便仍谈正事。〔己卯〕作者又用金蝉脱壳之法。探春因又接说道：“咱们这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若此时也出脱生发银子，自然小器，不是咱们这样人家的事；若派出两个一定的人来，既有许多值钱之物，一味任人作践，也似乎暴殄天物。不如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至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宝钗正在地下看壁上的字画，听如此说，便点一回头，说完，便笑道：“善哉，三年之内无饥馁矣！”李纨笑道：“好主意。这果一行，太太必喜欢。省钱事小，第一有人打扫，专司其职，又许他们去卖钱。使之以权，动之以利，再无不尽职的了。”平儿道：“这件事须得姑娘说出来。我们奶奶虽有此心，也来必好出口。此刻姑娘们在园里住着，不能多弄些玩意儿去陪衬，反叫人去监督修理，图省钱，这话断不好出口。”宝钗忙走过来，摸着他的脸笑道：“你张开嘴，我瞧瞧你的牙齿舌头